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卷二十五至三十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蔣肇源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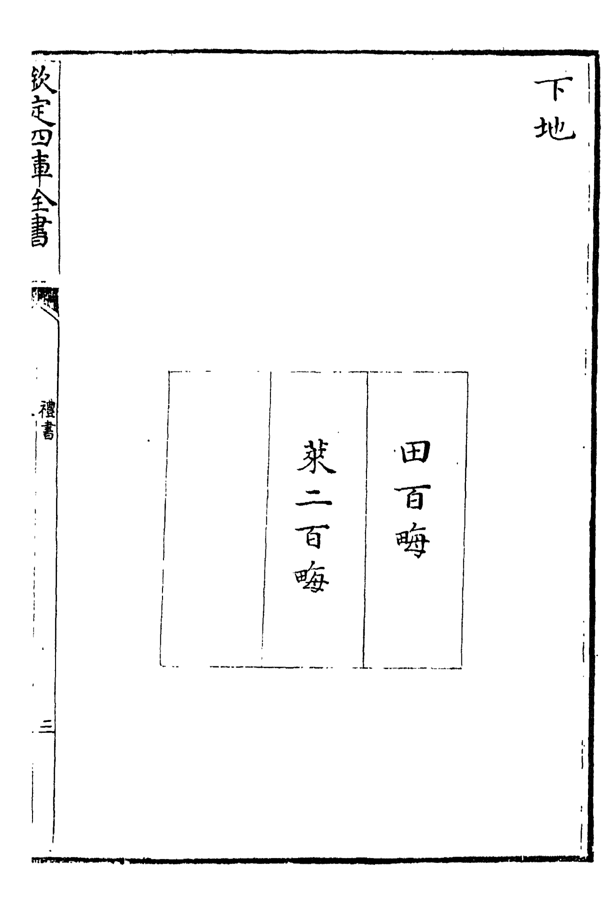
禮書卷二十五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田百畮	萊百畮

下地



都鄙之制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内者也）以九賦斂財賄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鄭司農曰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玄謂利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宰夫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

之出入羣都謂采邑也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大夫則共麋侯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内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與羣臣射以擇之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樹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周未聞矣一易之地家二百畮

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涂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税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

之地域遺人以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大宗伯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大祝頒祭號于邦國都鄙都宗人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家宗人家謂大夫所食采邑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量人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掌固凡國都之境有溝樹之

固郊亦如之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都鄙用管節以竹為之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使以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告其都家之吏惟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凡天子之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選賢置之於位其國祿之如諸侯不得世外諸侯嗣也有功封之使之世爵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

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　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先王之建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夫大夫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其外有封疆溝樹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别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

五百里之内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田在鄉也鄭
武公為周司徒其詩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
兮鄭氏謂還在采邑之都然列職於朝常往返乎數
百里之遠則是在途之日多而在朝之日鮮也鄭氏
之說其果然乎采邑謂之都鄙鄙者都以其有邑都也
鄙以其在國之鄙也臣之於君猶月之於日月近日
則其明缺遠日則其明全臣近君則其勢屈遠君則
其勢伸故外諸侯世内諸侯則禄而已外諸侯曰君

內諸侯則曰長曰主而已其城制不以宫隅而以門阿其經涂不以環涂而以野涂其鄉不設三而立兩其射侯不射三而射二其守節不以玉而以角其達節不以金而以竹則其邑謂之都鄙宜矣然有社稷臣民其實國也故亦曰縣內之國與內諸侯

都鄙三等之制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畿內之臣其列爵與諸侯異其受地與諸侯同故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周禮上公九命

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其大夫

四命而士不言命益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也以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之公侯

以四命之大夫其地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其

地視五命之子男葢在内者卑其命而禄必視其外

則名有所屈而實有所養在外者崇命而禄大異乎

内則名有所伸而實有所守也載師士田任近郊之

地家邑之田任稍地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畺地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受田寡矣而近地為可容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矣非遠地不可故任之於縣畺此周采地之别也鄭氏釋大司徒以王制縣内之數為夏之采地周則未聞釋小司徒又曰采地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凡四甸孔頴達謂家邑采地各二十五里在三百里内小都各受五十里在四百里内大都各受百里在五百里内既曰周之采地未聞又曰采

地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其言不特異於孟子又自戾也

夏商采地之制

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又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

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禄士以為間田天子之元士不與又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鄭氏曰畿内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

者副之為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六亦以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然則王制言王臣采邑之所視與孟子之說不同其為夏商之法固可知矣鄭氏以王制前所言為商制後所言為夏

制不可考也周禮載師宅田任近郊之地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之地以近而狹者禄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禄公卿大夫及子弟則是致仕之臣其禄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禄多也鄭氏謂三等采邑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埒恐先王之法不然

鄉遂都鄙三等之地

上地

中地

下地

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小司徒均六鄉之土地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遂人辨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

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禮記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孟子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班固曰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平土可以為法者

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然則周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所食者地利也於遂言田萊者地力也都鄙以政為主故以地事言之鄉以人為主故以地利言之遂以地為主故以地力言之司馬之令賦則欲知其地之厚薄食之多寡故亦以地利言之其實一也惟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畮為異於鄉與都鄙以鄉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然周禮上地家七人而王制

孟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則中食七人其次六人下地家五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者葢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齒之蕃以及中上者而後慊此富而庶之術也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春秋之時楚蒍掩書土田之事井衍沃牧隰皋大宰二牧而當一井則三家受六夫之地與不易一易再易之法同也漢趙過教民治

田一畮三甽歲易其處謂之代田與一易再易之意同也觀禹貢之田上上以至下下凡九等爲掩别楚地自上田以至衍沃亦九等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以授子木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葢總其大致然也鄭氏謂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如此則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舉上中地而不及下

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禮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或言上中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謂各舉其偏哉遂人三等之田萊大司馬三等之軍賦其言上中下地與司徒三等之地同

禮書卷二十五

禮書卷二十六

宋 陳祥道 撰

十寸之尺

寸

八寸之尺

步

六尺為步

尺

畮

百步為畮

步

夫晦百為夫

晦									

屋 夫三為屋

夫	夫	夫

井

屋三為井

邑

四井為邑

井 井
邑
井 井

丘

四邑爲丘

邑	邑
邑	邑

丘

甸

四丘爲甸方八里凡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之地

丘	丘
甸	
丘	丘

成

甸旁加一里為溝洫則為十里之成凡百井九百夫之地以五百七十六夫出稅餘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

旁加一里

甸

旁加一里

縣

四甸為縣方十六里旁加三十里為

甸	甸
縣	
甸	甸

都 四縣為都方三十二里旁加為四十里

縣	縣
都	
縣	縣

通

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為同同十成成百井則同一萬井九萬夫之地井田之法備於此也

成

司馬法曰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井十為通則九十夫之地三分去一止六十夫又有不易一易再易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惟三十家

終

成十為終九千夫之地

同

終十為同方百里然考工記十里為成百里為同則同十成也司馬法則十成為終十終為同者先儒謂終者據同一畔終頭為言然則十成為終其地也十終為同其畔也

尺 十寸之尺 八寸之尺

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工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寸尺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

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與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也考工記於按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乃八尺爾此八寸尺之證也餘見鬴斛同

隋書所載歷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葢古尺既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

步 六尺為步

單穆公曰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之間荀卿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然則荀卿所謂六尺者步也單穆公所謂步者六尺也故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班固論建步立畮亦祖之以為說則古者以六尺為步明矣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

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畮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畮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然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其步數與荀卿之説不同葢各述其所傳然也

畮步百為畮

夫畮百為夫

屋夫三為屋

井 屋三為井

邑 四井為邑

丘 四邑為丘

甸 四丘為甸方八里凡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之地

成 甸旁加一里為溝洫則為十里之成凡百井九百夫之地以五百七十六夫出稅餘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

縣 四甸為縣方十六里旁加為三十里

都 四縣為都方三十二里旁加為四十里

通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為同同十成成百井則同一萬井九萬夫之地井田之法備於此也

成司馬法曰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井十為通則九十夫之地三分去一爲六十夫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三為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惟三十家

終成十為終九千夫之地

同終十為同方百里然考工記十里為成百里為同則同十成也司馬法則十成為終十終為同者先儒謂終者據同一畔終頭為言然則十成為終其地也十終為同其畔也

虞書禹曰濬畎澮距川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

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玄謂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乘甸之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

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税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税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

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匠人為溝洫主通利田閒之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

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畿内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

公問為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商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

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内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内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内之法耳圭之言珪潔也周謂之士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

王制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

宫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甸治也箋云為治而丘甸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甫田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文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工地穀畝一種

文王有聲曰築城伊淢作豐伊匹淢成溝也匹配也箋曰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左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治之稅不過此

成元年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哀十二年用田賦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

茍而行又何訪焉左傳又曰楚蔿掩爲司馬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襄二十五年又曰昔夏后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公羊曰初稅畒初者何始也稅畒者何履畮而稅也何以書譏始履畮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婦受田百畒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畒即所謂什一而稅也

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悌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

工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

哀十二年用田賦公羊曰譏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穀梁曰初稅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

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成元年作丘甲公羊曰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四井為邑四邑為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穀梁曰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為甲也兵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工古者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用田賦古者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共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言用者非所宜用而用古者公田

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為官田十畝是為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商謂之助夏為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棄中平之法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畮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

畮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所以別野人也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産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

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農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

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畮春秋譏焉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

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輙為粟百八十萬石矣武帝末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一甽歲代其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輙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

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

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葢三屋爲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爲丘丘四百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爲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鄭康成以小司徒

有邑甸縣都之别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為貪暴税民無藝故畿内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買公彦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斂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復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耡旅師有耡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

無過十二則采地有不為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畮其中為公田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畮而家治十畮廬舍二十畮而家二畮半廬舍在内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強者有所加予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生之時工以仁撫下下以義事工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工故先

公而後已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

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爾春秋之時楚蔿掩為政井衍沃牧隰臯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禮書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二十七

宋 陳祥道 撰

壂

緣	壂　二晦半　桑	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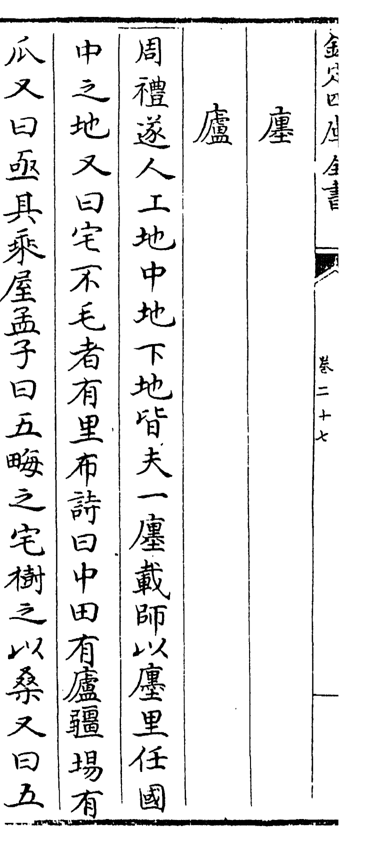
廬

餘夫田二十五畮

畮				
畮				
畮				
畮				
畮				

賞田

不食地	不食地	不食地



廛

廬

周禮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皆夫一廛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曰宅不毛者有里布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又曰亟其乘屋孟子曰五畮之宅樹之以桑又曰五畮之宅樹墻下以桑五母雞二母彘穀梁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班固曰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

二十畮以爲廬舍又曰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何休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畮公田十畮廬舍二畮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畮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夫一廛者國中之居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所謂在邑曰里是也廬者田中之居也所謂廬舍二畮半是也何休范甯趙岐皆云廬二畮半廬舍二畮半而廛亦二畮半則五畮之宅合在野在邑言之耳其在邑則春出於野詩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同我婦子饁彼南畮是也其在野則冬入於邑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宫功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是也考之於禮鄉師廵國及野以施恵鄉大夫辨國中之可任舍者鄉士掌國中之獄則六鄉之民莫不廛里於國中矣廛里所以奠居而廬舍特具宿息之地而已觀遺人言十里有廬詩言廬旅莊周言蘧廬則田之有廬亦若此耳然詩又曰胡取禾三百廛兮揚子曰有田一廛田亦謂之廛者據一夫所受而統言之也

餘夫田 二十五畮

周禮遂人以彊予任甿 謂彊予者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 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 載芟詩曰侯彊侯以 箋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甿 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畮班固曰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

夫衆亦以口受田如此賈公彦以先儒之説與孟子不同謂比餘夫是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畮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畮故鄭注内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畮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畮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此詩所謂侯彊禮所謂以疆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畮以其家既受田百畮而又以百畮予

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畮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畮萊五十畮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之田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畮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畮是附會之論也

賞田

載師賞田任遠郊之地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賈公彥曰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受一夫故云半農人遠郊二十而三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地之政令政令謂役賦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司農曰不以美田為采邑玄謂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惟加田無國正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則賞田無多少之限矣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則賞田

無工中之壤矣賞田任遠郊遠郊二十而三則賞田非止什一之稅矣鄭氏謂載師自廛里以至賞田牧田九者通受一夫半農人焉定田十二萬家以為九者之地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九萬夫為四萬五千加以六鄉七萬五千夫為十二萬夫此特言其大致然也賞田無工中之壤庸有不易再易之辨乎古者任地之法常以養民為重故臺榭不奪穡地而牧馬必在坰野則賞地三之一食其稅二十而三鄭司農謂不以

美田為采邑葢以此也後世賞賜常重於養民故春秋之時或予虢公以酒泉（莊二十二年）或予濤塗以虎牢（僖四年）或賜公孫免餘以六十邑（襄二十七年）或賜陳桓子以高唐（昭十年）或賜晉以陽樊温原欑茅（僖二十三年）或賜郕班以門之征（文十一年）豈先王賞功之意哉

加田

司勲惟加田無國正（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鄭司農國正謂税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獨加賞之田無正耳賈公彥曰加田是加恩厚乆不税入天子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

已工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圭田是有四種加田無國征者無税入天子法其民出税入圭則有之但加田未知所任或可與賞田同處以其任田近郊加田任遠郊可知晉語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先王之於功臣也以車服不足以旌之故有賞田以賞田又不足以稱之故有加田賞田二十而三則有國正矣加田無國正則正於鄉者容有之也何則王制論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則秀士升於司徒者無鄉征周官諸

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司馬弗正凡國征不及則國子正於太子者無國正又均人言力政有公旬用之法則役於鄉者非公用之也以此推之凡有田里者正於鄉也又正於國加田無國正則正於鄉而已此所以優功也

禮書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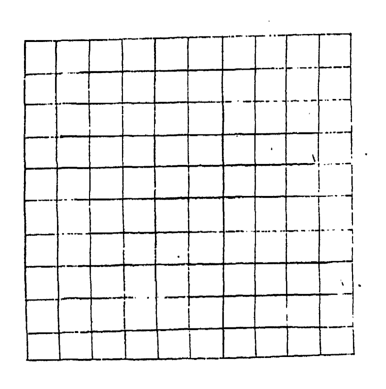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夏貢 五十畮

商助七十畮

周徹 百晦



五溝

廣深 遂 二尺

廣深 溝 四尺

廣深 洫 八尺

廣二尋 澮 深二仞

川

五涂

徑 容牛馬 遂上

畛 容大車 溝上

涂 容乘車一軌 洫上

道 容二軌 澮上

路 容三軌 川上

夏貢五十畮

商助七十畮

周徹百畮

詩曰徹田為糧又曰徹申伯土疆有若謂魯哀公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左傳曰穀不過藉以豐財也穀梁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公羊曰古者什一而藉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畮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夏后氏之貢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者商人之助也兼貢助而通行之者周人之徹也

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

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耡粟許慎釋耡為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則同乎商王制言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氏以為商制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畮而以五畮貢商之民耕七十畮而以七畮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畮以公田十畮徹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

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孔頴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畒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葢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畒而已沿歷商周則田

浸闕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

六遂工地百畆萊五十畆而稅七十五畆也周百畆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畆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五溝

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禹盡力乎溝洫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凡為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然後可以傳衆力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

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王制曰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畒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畒月令季春命有司修和隄防導達溝瀆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八月宿值畢畢好雨郊特牲曰祭防與水庸事也荀卿曰修隄防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旱使農夫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班固曰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亢倉子曰甽欲

深以耑畮欲沃以平

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甽則甽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甽三甽一夫三百甽甽從則遂横甽横則遂從遂從則溝横遂横則溝從由溝以達洫由洫以達澮其横從如之春秋傳稱晉人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畮國佐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畮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畮而已惟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者乎蓋天下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畆或南其畆畆之所嚮溝涂隨之則南東其畆者亦其大致如此而已不必盡然鄭氏曰以南畆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當適地泐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圜而匝焉頴達疏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說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荀卿曰修隄

防通溝洫行水潦安水藏以時决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之法異也考工記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梢溝者溝末也自溝末言之謂之梢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首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易坎為弓輪而河亦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則溝洫之制磬折可知矣先王之時通九川陂九澤

溝洫絡脉布於天下則無適而非水利也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史起引漳以富河内鄭國鑿涇以注關中李冰壅江以灌蜀地畨係引汾以溉蒲阪以至白公之於渭邵信臣之於南陽馬臻之於鏡湖張闓之於新豐塘劉義欣之於芍陂鉗盧李襲稱之於雷陂史臣書之以為異績此特名生於不足耳

五涂

遂人夫間有遂遂工有徑十夫有溝溝工有畛百夫

有洫洫工有涂千夫有澮澮工有道萬夫有川川工

有路鄭氏曰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

容二軌路容三軌其說葢以匠人之制推之也匠人

王城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為諸侯

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由是差之諸侯環涂五軌野

涂三軌都之環涂野涂皆三軌則遂人路容三軌道

容二軌以至徑容牛馬理或然也匠人曰凡溝必因

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

為防廣與崇方其殺三分去一大防外殺益溝成則
涂立涂立則防立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
險曰五溝是也徑畛涂道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
曰五涂是也然涂不特如此而已亦謂之旅記曰旅
樹是也亦謂之行詩曰微行是也爾雅曰宮中衖謂
之壼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一達謂之道路二
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
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

謂之逵葢涂莫小於徑莫大於路莫枝於逵書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作好之利小作惡之害大故也兎罝之詩言在彼中逵在彼中林以中逵之德顯中林之德晦故也量人掌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國語司空視涂葢藏其數欲知所達之遠近視之欲察其涂之修否

禮書卷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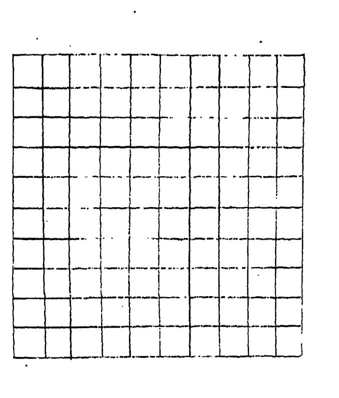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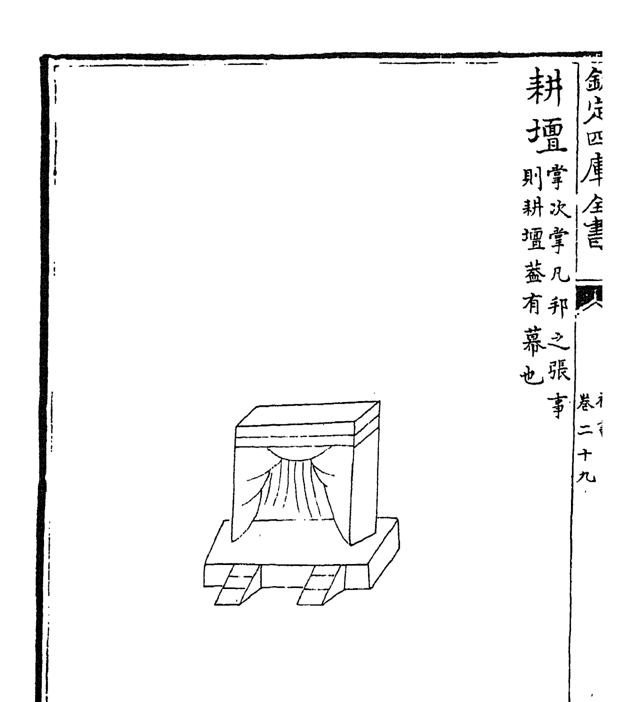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耤田 南郊




耕車
周禮木路不輓以草漆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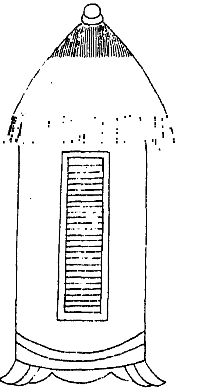


耕壇

掌次掌凡邦之張事則耕壇蓋有幕也

先農壇

神倉亦曰御廩别而言之圖曰廩方曰倉



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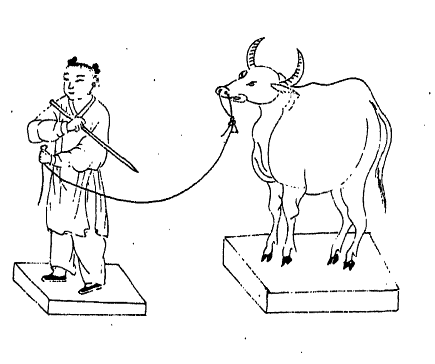
人耦

齊語曰夫農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韋昭曰茅蒲簦襏襫蓑襞衣也



牛耦

土牛



耕藉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韋昭亦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然則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則王一耕之而使庶人終之故孟子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此所謂借也應劭曰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臣瓚曰藉蹈藉也非是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齊盛其屬府史胥徒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從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於王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

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樂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祭義曰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又曰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祭統

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詩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國語曰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

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日月底于天廟天廟營室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也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及期王祼鬯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班次也王耕一墢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工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民

終于千畒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又曰王治農於籍耨穫亦於籍習民數者也春秋書御廩災穀梁曰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惟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籍田南郊

記曰天子諸侯莫非耕也王后夫人莫非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然則天子為藉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則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為藉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則青者少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國語曰日月底于天廟至于初吉韋昭曰二月之吉先時五日告協風至即齋宮三日乃行是也其日則剛日曲禮曰外事用剛日月令曰乃

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于內享先農于外詩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農正陳籍禮是也韋昭曰陳籍禮而祭其神自漢以來皆祀先農則古可知其禮則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太史瞽師鬱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太師贊事于外周禮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稑之種獻之于王國語曰太史告稷司空除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載必措于保介之御間又明勸農者也王必三推即所謂一墢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即所謂

班三之也王以一人而發其土三公三人卿九人大夫二十七人繼之則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庶人終于千畝甸師所帥之徒也既事則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反執爵于大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夏耨秋穫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穫亦於籍是也後世月或用孟春月令孟春盖春禮也孔頴達釋詩序曰月令孟春耕籍仲春命民社大司馬蒐田祭社祈社與籍田雖異月以俱在春時故序以春總之其說與國語不同漢章晉隋皆用正月特漢明及梁天監中唐開元禮用二月日或用

亥鄭氏釋月令謂元辰吉辰也孔頴達曰以亥為天倉故用之晉武宋文北齊皆用亥或用乙漢章以乙耕於乙地耕或於東漢文章晉武及唐東耕特隋耕于國南或於東南宋文北齊皆於東南或於近宋大帝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隋於國南十四里或於遠漢明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北巡耕於懷縣衣或以通天冠青幘青衮宋文時禮耜或以黛唐禮耕或盡壠唐玄宗進耕五十餘步盡壠而止壇或祭先農或祭社歷代皆祭北農唐神龍初用祝欽明之說改先農壇為帝社壇開元中親祠神農于東郊勾芒配祭或以太牢或以羊此歷代之禮所尚異也考之於禮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則羣小祀也其禮主先嗇先嗇先農也王

以玄冕祭之則耕耤之祭先農其服玄冕可知也唐以希冕享先農玄冕蜡祭百神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鄭氏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耤掌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人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畧同矣

耕車周禮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

漢志耕車三葢東京賦曰農輿路木薛綜曰所謂耕根車也然晉武及梁乘木路宋文及唐乘耕根車三重葢

而唐志木路黑質耕車青質則木路與耕根車火異耳考之周禮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鄭氏曰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循行縣鄙然則耕籍於郊蓋木路歟

耕壇 掌次掌凡邦之張事則耕壇蓋有幕也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籍而宋有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工北齊於籍田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又外設御耕壇後梁有親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臺以觀公卿之推而晉及北齊隋唐皇后躬蠶

亦有桑壇然則古者躬耕田有耕壇司空除壇不特除農壇而已

先農壇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籍漢舊儀春始東耕官祠先農以一太牢先儒謂先農神農也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後漢籍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已享乃就耕位晉以太牢祀先農宋元嘉中度宫之辰地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

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耕日以太牢祠
先農如帝社儀後魏太武天興中祭先農用羊一北齊
藉田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三十尺四陛三壝四門正
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太宗親祭
先農藉于千畝武后改藉田壇為先農壇神龍初祝欽
明奏曰祭法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其社在藉
田之中詩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乃改先農壇為
帝社然則先農即禮所謂先嗇也歷代所祭或以太牢

或以羊或以乙日或以亥日要皆不遠於禮其改先農壇為帝社此於經無見特傅會詩序為之說

神倉亦曰御廩別而言之圍曰㢌方曰倉

倉

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米廩鄭氏曰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詩曰亦有高廩國語曰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春秋書御廩災公羊曰御廩粢盛之所委也穀梁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諸御廩月令季秋藏帝藉于神倉廩亦謂之

倉者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倉人掌粟人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而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徒三百人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徒四十人鄭氏謂藏米曰倉廩人以粟為主廩人者舍人倉人司禄官之長說文曰廩而取之故謂之廩倉黄取而藏之故謂之倉或曰方曰倉圜曰廩倉廩之别雖不可得其詳然詩言乃求千斯倉則言倉之多言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則言藏之多

又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九穀之物而廩人為倉人之長則廩固大於倉矣詩曰曾孫之庾月令曰修囷倉考工記曰囷窌倉城逆墻六分鄭氏曰囷圜倉穿地曰窌荀卿曰垣窌倉廩財之末也吳語曰囷鹿空虛韋昭曰圜曰囷方曰鹿爾雅曰廩廯也然則倉也廩也廯也囷也窌也鹿也皆禾穀之所藏露積曰庾地藏曰窌窌或作窖鹿或作麠晉天文志危星主天倉胃三星主倉廩隋天文志天囷十三星在胃南主給御糧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稟寄黍稷以供饗祀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西南四星曰天庾積廚粟之所

人耦齊語曰夫農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韋昭曰茅蒲簦襏襫蓑襞衣也

牛耦

詩曰十千維耦周禮里宰合耦于耡匠人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氏釋周禮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又謂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王弼釋易亦曰牛者稼穡之資而孔子之時冉耕字伯牛則古者耦耕不特以人亦以牛也然史稱漢趙過始教民牛耕而王鄭

且云爾者賈公彦曰或周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絶人耦專用牛耦於義或然

土牛

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正義曰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尅水特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唐月令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晦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正月晦及二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也立春近正月望則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後漢志冬之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

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像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甲至癸為十幹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支色為身寅至丑為十二支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

未土具色黃納音色為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放此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設令甲子歲甲為幹其色青則青為牛首子為支其色黑則黑為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為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為幹其色赤則赤為角耳尾寅為支其色青則青為脛納音火其色赤赤為蹄其說蓋有所傳然也

禮書卷二十九